

二

曲

集

二曲集卷之二十五

家乘

富平門下晚學惡龍嗣彙輯

盤屋李氏家傳

盤屋李隱君之父名可從爲人慷慨有志畧喜論兵  
而以勇力著里中呼爲李壯士壯士常自負其才世  
不我知也欲爲知己者死明季圖賊犯河南朝議以  
汪公喬年督師討賊中軍監紀同知孫公兆祿招壯  
士與俱壯士遂從軍將行而挾一齒留於其家曰我

二曲集

卷二十五 家乘

一

此行誓不殲賊不生還家無憶我有齒在也汪公既受命則督諸帥兵三萬餘騎出關出關聞襄城已陷而鬪賊拒左帥于偃城距襄僅四舍乃進兵雒陽留步兵于雒而自率精兵萬餘騎倍道趨襄城意欲出賊背與左帥夾擊之壯士甲冑帶櫜鞬持戈躍馬從孫公行抵襄之明日諸帥兵皆會汪公集諸帥于幕下分賀人龍鄭某牛某三帥為三路距城東四十里與左帥聲援汪公暫入城撫百姓有頃忽報賊來將薄城三帥不戰而西馳矣乃急乘城命副將四人各

守城之四門汪公自當敵衝處以孫公參幕留中軍壯士從孫公後汪公數目奇之問曰若何官曰才官耳汪公曰若立功題授若軍職壯士拜曰敢不効死命賊來攻城急遣亾命鑿城爲隙置火藥其中火發城崩其法甚烈名曰放甕汪公命城內穿阱隨賊所鑿處以利刃刺之賊死者千人賊又負門車向城汪公命飛大石擊之應手而倒賊死者又數千人其他鎗砲弓箭所斃賊無數每汪公下令禦賊攻具壯士無不以身爭士卒先者會天大雨雪賊攻城之西隅

崩汪公亟命壯士取荆園實以土築而完之守如故  
又數日賊攻愈急城他處崩崩非一處力不支遂陷  
汪公自刎殊未死賊執之大罵賊不屈賊怒磔汪公  
死監紀同知孫公兆祿典史趙公鳳豸裨將張黨馬  
三人與壯士皆死焉始壯士之從軍討賊旣以城守  
不得與賊戰及城破聞孫公被執乃急趨制府侍衛  
賊刃孫公壯士以身翼蔽孫公遂同遇害有賈副將  
某者單騎衝突由南門出格賊賊以梟騎數十追之  
卒無一人敢逼之百步內者竟去壯士義不肯去而

死于襄城壯士既死而隱君之母彭居家聞之泣曰  
悲乎將行齒其訣諸然猶日夜望庶幾壯士之得生  
還也隱君尚幼思父號泣不食母慰之及闖賊既入  
闔而母子始絕望矣家貧甚凍餒里媪有勸母再嫁  
者母慟哭以死拒之乃奉壯士之齒自誓而勉隱君  
以學焉

李隱君名顯字中孚幼孤事母至孝年十六就塾塾  
師嫌其貧不納母乃聽其無師而學母教之識字隱  
君心自開晤未幾通制義學博延安左君覽之大驚

曰天下有不從帖括而竟爲邁俗之文若此者乎勸  
之就童子試不應自是厭棄俗學求聖賢所以爲學  
之道隱君家貧無書從人得借觀書悉讀經史二氏  
百家讀書異于他人不畫畛域不滯訓詁文義久之  
忽悟曰嗟乎學之道吾心而已矣豈他求哉乃恍然  
于人生之本原可以塞天地貫古今其立教教人學  
以悔過自新爲宗靜坐爲始其大指曰無聲無臭不  
覩不聞量無不包明無不燭順應無不咸宜人生之  
本原也人人各有一已之靈原非此一已之靈原何

以見天地萬物古今上下非天地萬物古今上下亦  
何以見已之靈原凡人所難返者知也所難忘者念  
也念有善惡本原固無善惡念起卽知起而善惡始  
分矣無故而起念雖善君子弗與也且夫少壯老死  
者形骸之所有也于本原何有焉功業文章道德世  
之所謂大美也何所不可爲哉爲之亦唯行其所無  
事而豈以自矜耀懼其猶有善之見者存也故曰無  
念之念是爲正念無知之知是爲真知本原復矣夫  
是之謂聖人苟非聖人豈曰能然然人之生卽淪于



下愚禽獸之中而其本原者固未嘗不在也下愚之與聖人有以異乎但氣質蔽之物欲誘之積漸使然耳此其道在悔過自新凡人之所以異于聖人者無他過累之也知悔必改改必盡過盡則本原復復則聖矣曷言乎自新自新者求復其本原云爾雖聖人豈能干無過之外別有所增加于其本原哉故曰悔過之學可以語中才卽可以語上士上士之于過也知其過之皆由于吾心直取其根源剷除之已耳故其爲力也易若中才則必功積之久辭極而明生而

後可以懲忿窒慾故其爲力也難然至于悟則一也  
善悔過者不惟其身于其心于心必于其念之動者  
求之夫衆見之過易知而獨處之過難知也慎幾之  
學容緩乎哉幾者事之微而吉凶所由以肇端也易  
曰知幾其神乎又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子曰  
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之知之未  
嘗復行也夫有不善未嘗不知故可與幾也知之未  
嘗復行故無祇悔也故不貳過莫如顏子顏子之心  
齋坐忘何謂也齋之言齊也所以齊其不齊也動靜

莫不以之而顏子之坐忘必先于靜何謂也蓋天地之理不翕聚則不能發散吾人之學非靜極豈能超悟况過與善之在幾微非天下之至精至明未足與于此又豈悠悠忽忽者克當此而無惑歟故曰學必先靜靜坐之道齋戒其德虛明寂定可知而不可言可忘而不可昧或曰新建之說動靜合一若何隱君曰學固該動靜也然動則必本于靜動之無妄出于靜之能純靜而不純安保其動而無妄耶新建蓋謂已成者言若以皇之初學譬如未馴之鷹欲其去

來如意鮮不颺矣隱君論學所著書數萬言然其意不在書也欲人觀之自得而已關中之學者莫不尊師之稱爲二曲先生蓋厓令駱侯聞其賢躬造隱君之廬而學餽之粟帛酒脯以養其母數年母死乃與昔父齒皆葬蓋厓之人相傳爲李壯士齒塚云自壯士之死于圍城者三十年隱君嘗痛父思襄城流涕願一往以母在也難之及母死而隱君始南遊至襄城求父骨不得乃爲文以招父魂也于是將踰江淮順流而下浙溯泗而至乎豫章遍覽名山大川之勝

吊先哲遺踪訪東南之賢人君子以共證所學而聞  
駱侯在毘陵治郡能行其道施教化民樂之庚戌冬  
十二月隱君過毘陵

冀百藥曰李隱君之過毘陵而與予遇論學有所辨  
難一切根極理要遂相善壯士隱君之父也以從軍  
討賊不得志死子曰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故匹  
夫急國家之難報知我之德而能忘其軀雖曰未學  
必謂之學矣隱君之學大要明體適用黜浮華尚篤  
實將所稱躬行君子嗚呼蓋庶李氏忠節啓之真儒

挺興人倫之盛自古所難天生斯人而又貧賤之何  
哉其有覺世之思乎豈偶然哉

毘陵龔百藥撰

二曲集

卷二十五

孝廉

七

四八字

蓋屋李隱君家傳

忠孝節義天命之性率之至平常至切實中庸之道也非有他奇如隱怪者之所爲然以千古之遙九州四海之廣其中有一二人焉或爲忠臣爲義士或爲孝子爲節婦聞其風見其事者則相與流連贊歎咨嗟懔慕不能已已咸詫爲奇此豈非人之性歟天之命歟抑其說有難明者歟以余觀李隱君一家之事而迺曉然於其故也隱君顯字中孚陝之蓋屋人也倡道關中以明體適用之學聞于天下而君幼失怙

母氏苦節艱難萬狀携持隱君稍長欲就學不具脯  
塾師不受隱君曰句讀無師不可自諳乎于是潛心  
力學一旦豁然通曉文義遂知四子之書皆教人爲  
聖爲賢者也非空言也而卽有志聖賢之學上溯濂  
洛關閩直接孔孟心傳學旣有以成己又能及物其  
教大行於三輔秦紳貴顯者多忘年執弟子禮北面  
師事焉而宦遊其地如臨安駱公皆造廬折節敦繙  
衣之好隱君性至孝痛父以王事死賊終身不衣  
乘節遠遊亦載王與俱不離父側也侍母疾至接糞溺



孝節義天之命人之性中庸之道也中庸不可能也故夫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中庸不可能也而可能明則誠誠則明有不待學而能焉有待學而能焉隱君以生知之質盡學知之事吾於其行也既序以送之而又爲之傳以告天下之學者

野翁光曰三代以上人倫明而一道德同風俗治罕及焉至戰國時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滕世子猶不能無疑以余觀蓋屋李隱君一家之事豈非天性使然歟嗟乎性學不明教化衰民行所以不興也隱

君直指原原本本倡道關中四方莫不聞風興起真  
儒出世道其有教乎

晉陵吳光撰

李母彭氏傳

彭氏蓋屋人生而慧及笄歸同邑李壯士可從可從少具大志好談兵而以勇聞于時關中無遠近皆呼壯士壯士云彭旣歸壯士習聞談論知世故以忠義相激摩每顧謂壯士曰以君之材非長貧賤者今困若是無由爲人出死力豈奇功立名當代然則當柰何居恒夫婦相語輒哽咽涕下交頤明崇禎十五年正月闖賊李自成犯河南督師汪公喬年奉命征討而以西安郡丞孫公兆祿監紀軍前孫素善壯士欲

挾之行壯士語彭彭曰吾向慮君無由爲人出死力  
建奇功立名當代不意其有今日急行母以妻子戀  
壯士蹙然起曰我此行誓不殲賊不歸立挾一齒授  
彭作拜曰倘相憶顧此如見汝夫遂縱馬去汪督師  
督諸帥兵三萬餘騎次襄城而圍賊正拒左帥于偃  
城距襄只三舍督師分賀人龍鄭某牛某三帥三路  
進兵三帥不戰而遁督師急與孫監紀策守襄從監  
紀後得見壯士奇之向日勉旃行白之朝授若職未  
幾天太雨雪城崩賊執江江大罵不屈死尋執監紀

壯士急從賊伍中躍馬奮戈趨救而賊已刃監紀壯士猶以爲未死也投戈急以身翌蔽遂遇害壯士死彭聞之泣曰天乎吾夫死乎然齒固在也猶生乎旣而曰吾夫死王事自順矣吾何悲呼幼子曰來汝猶識爾父乎今誰振汝相抱哭失聲又顧幼子泣曰汝父能爲國死忠吾獨不能爲夫死節乎闔戶欲殉身子號慟家人守視乃免然彭雖不死而家貧實無以自活鄰媪有勸再醮者彭叱之曰夜艱苦紡織佐以縫紉易升斗粟以爲常如是者數年而子稍長大年

十六就塾師塾師以貧嫌不納母曰無師遂不可學  
耶古人皆汝師也由是發憤讀書慨然有慕乎古聖  
賢之學凡濂洛關閩之書無不窺嘗編次觀感錄取  
王心齋艮周小泉蕙朱光信恕李明祥珠韓樂吾貞  
夏雲峰廷美林公敏訥朱子節蘊諸子之言而各載  
其本末蓋以數子者或起商賈或起成卒墮丁胥吏  
之屬卒成理學巨儒爲跡本凡鄙卑賤者勉又時時  
爲母陳說母大喜曰吾向語汝師古人者非耶自是  
學業大成闔中之學者莫不尊師之說稱爲二曲完

生母患痢徧延醫診視每夜籲天求代嘗跪接糞溺以辨重輕輕則喜躍進餐飯重則號泣關中又稱爲李孝子亦稱隱君而莫不歸功于母之能教也凡四方重趼求見二曲先生者咸登堂羅拜彭母嘆嗟而後去越幾歲母死孝子匍匐營喪葬卜兆于某鄉人莫不指爲彭節母塚會孝子奉昔父齒合葬又稱齒塚云

陳玉璣曰嘗考共姜伯姬遺事信無媿矣又考爲寡者之子則曰孤子當室冠衣不純綵先王之教欲其

哀痛怵惕終身焉如是也以詩春秋之所述無媿于  
死者寥寥僅見若是由禮言之其責成于寡者之子  
又如此嗚呼今觀彭母與隱君俱何憾哉

吳陵陳玉璫撰



李母彭孺人墓表

二曲李隱君抱濂洛之學遊毘陵夔州李長祥與同人講易得見之琅霞子之論世堂告以將返矣清明之期恐遲之誤婦先人墓也因流涕不已曰吾母以中年當先君子殉王事于百夫長旣早廢又貧卒至于飢寒死也吾于當今學道諸君子素無有關西李隱君今聞其言又仰止母云隱君遂出諸言公爲其母之紀載母姓彭氏歸李公可從李公壯主逆闖亂中原制師汪公喬年奉天子命征勦本都丞孫公兆

祿監紀以公往汪公以爲百夫長天子才汪公制師  
之汪公才孫公監紀之孫公才李公往之汪公且才  
李公百夫長之其相與爲用如此時崇禎十五年春  
也師抵襄城北汪公死制師孫公死監紀李公亦遂  
死百夫長母聞之大叫號痛哭卽欲殉公家人挽之  
不得惟守視之而已莫可如何隱君至是痛父且痛  
母家人曰母殉公以兒如此必殉母母自處得矣兒  
且殉李氏絕也母乃已而家門單赤卽四壁非李氏  
有有言隱君姑給事縣庭爲菽水計者隱君泣涕以

爲人子之事親必以道不以其道雖萬鍾罪也况給  
事縣庭何事不辱母乎吾辱以辱母吾不爲也吾母  
亦不令我爲也母果不令爲之隱君得行其志而貧  
窶不堪不能支鄉人相嘆息謂莫如母之再適人則  
溝壑免爾不然與兒之命懼不可保也母垂泣謝之  
忍飢寒強支隱君年十六欲就塾貧不能爲贄不能  
往塾師亦不納隱君則自學久之有晤乃屏除科舉  
文字學濂洛之學遂成名儒關中上官傾動皆相尊  
禮其北面事之者衆也叵何母病隱君侍疾至接糞

溺以辨重輕輕則喜稍餐或重卽哭卻食母卒不起  
其諸葬事則邑令臨安駱公某並諸上官爲之母生  
于萬曆己亥年五月二十九日未時卒于康熙乙巳  
年十一月十七日辰時葬于邑西古城長祥爲之表  
曰先王之教婦人雖廳屏間事莫與焉其言動以鄰  
里之不得見聞者爲貴也以是爲婦人之德他莫稱  
焉然相夫教子之際昔之人亦常稱道不絕夫亦不  
沒其善者是人情矣李公從王碎首著義義士服之  
海內之學士大夫書之母之痛在此壯士之榮正在

此此壯士之自能不朽于天地之間者若隱君之成則母之教矣當鄉里人勸隱君之給事縣庭隱君固不爲然使母或遣爲之以隱君必奉母命不敢違孟子曰事孰爲大事親爲大守孰爲大守身爲大隱君奉母命則辱身不奉母命則不孝將何以處此母則卒不令隱君爲之隱君乃得以卒不爲也母之見大哉夫孝始于立身今隱君之能立身成道德之士爲大儒孰使之婦人之德以無可稱者爲貴若李母余又不能無稱之與焉乎賢哉

夔州李長祥撰

二百八十八字

賢母彭氏傳

順治己亥

賢母彭氏世居盤屋氏生而靜懿女德具足委禽結  
禱宜於儉素中饋克修閭政不墜其夫出征陣亡踣  
擗慟絕絕勺漿者凡五宵晝家故赤貧兒顓幼稚堅  
我志節撫此煢孤又直奇荒之年生者十三殍者十  
七爲氏計者匪死則醮氏抱苦節反以爲安常語顓  
曰吾與兒儼屋而居無田可力春冬之交突無煙矣  
兒其何以甦勉耶顓純孝感之欲涕因憤勵志於學  
初治文辭漸趨理性久之德成道尊遠邇欽崇稱爲

二曲先生人皆歸善於彭比之仇母彭蓋以子而名  
益彰云

河濱野史曰曹月川先生作夜行燭欲其親之躋於  
善也願之母以節聞善矣願之砥身礪行振揚純詣  
有子與氏之風善則稱親中孚之善皆彭母之胎教  
家訓哉

朝邑李楷撰



賢母彭太君小傳

賢母彭太君者徵君二曲先生之母也蚤歲夫亡以  
柏舟自矢是時癯鮮儲粟衣實懸鵠笈弱息旣罕  
期功強近之親又乏應門五尺里人憫其貧無以倚  
也或勸令改圖太君拒之甚堅勵志彌篤訓其子以  
聖賢之道丙夜篝燈殘灰晝晷母也而實父與師兼  
焉雖一日不再食或數日不舉火處之泰然卒勉其  
子以成大儒上繼關閩濂洛之統近守白沙陽明之  
傳海內凡爲身心性命之學者莫不奉爲指南而賢

其賢因以賢太君之賢于是太君之賢嘖嘖盈海內  
凡人之食貧茹苦勉其子以有成不過與膺一命以  
爲終身榮寵雖丈夫無不盡然而太君矢志乃獨在  
彼不在此此其爲節有大異乎世之所爲節者矣夫  
守節人之所能也苦節如是而節人之所不能也苦節  
猶人之所能也苦節而不求榮顯非人之所能也是  
山川之間氣鍾而生徵君生徵君而預主太君以啓  
之其事實關乎氣運之爲而非可以尋常之節烈同  
類而共目之也歿後諸上官捐俸建專祠以奉之肖

像以祀之歲時伏臘必祭必虔與其生而鼎養歿而  
淹滅無聞固不若生而啜水茹蔬歿而廟食百世俾  
人稱某賢母之爲不朽也彼世之高談節義而實榮  
心於祿利者聞太君之風其亦可以廢然返矣

晉陵吳來綬撰

書關中賢母傳後

嘗考自古哲人莫不有天授焉以大縱之於後  
尤莫不有所生焉以曲成之於始然成於所生  
之父易而成於所生之母難成於有所習聞有  
所依傍之母猶易而成於無所習聞無所依傍  
之母尤難昔戰國孟某氏崇仁義明王道辨性  
善當邪說功利徧滿天下之時而能守先待後  
使聖聖相傳之一脉有以廻狂瀾於旣倒則孟  
軻氏之賢烈誠不在禹周公孔子之下然吾粵

稽古傳孟子蓋早歲喪父獨與母居見嬉戲則學爲嬉戲矣見屠肆則學爲屠肆矣藉令爲兒童時濡染若此習與性成後卽能自振拔其用力率不易而孟軻氏終未嘗至於隨俗習非見異而遷油油然不勞而登聖人之堂成一代之儒得自次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後者雖曰私淑有人不可謂非其母三遷之力也以故世稱孟軻氏隨稱孟母之賢不壞云吾師二曲先生良知透闢學貫天人悔過自新一書開千百

世修途之要學體一宗挾千百聖秘密之藏南  
北之忘貴忘年而樂就北面者不啻一轍茫茫  
墜緒之中使古聖賢之薪傳絕而復續斯誠孟  
軻後之一人顧其母彭氏於門戶蕭條伶仃孤  
苦之日不規利於目前不用志於雜役甘貧簿  
忍凍餒一惟課之以書史勵之以懿行若以爲  
天旣歿於王事子非立身行道不足以光大前  
人之烈者則彭母之賢又奚遜於孟母耶然孟  
母生鄒魯之鄉近聖人之居且去孔氏之興僅

百餘歲其流風遺澤猶有存者擇里而居淑慝  
後昆蓋有得於世風之延習故老之傳聞初無  
足怪至若彭母補此末流去先古聖哲之作若  
此其寥廓也處雍岐僻遠之地非若鄒魯聲名  
諸生以時習禮之鄉也其家計之寒微又若此  
其窶甚也於一無可憑之中卒不爲流俗所囿  
必欲置吾師於第一流則彭母之賢視孟母爲  
更烈矣傳曰故大德必得其名經曰孝子立身  
以顯親揚名大雅之歌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

生前當道以芳追孟母表闕歿後豎碑大書賢  
母彭氏表墓總督鄂公捐俸建賢母祠以風  
世嗣後稱吾師之德學者必追念太師母彭之  
賢淑而鄂公與諸當道好德不倦之懷亦得並  
垂於天壤以不朽猗歟不蒸盛哉

毘陵門下晚學生徐超百拜撰



書賢母彭太君傳後

關中處士李先生味道舍真隱居不仕高風偉節儀表海內而生平顛連艱窘之實慘不忍言夫天之生賢不數其初也必重困抑之被之以人情之所甚苦置之於天下所甚不堪銜恤茹痛如不欲生而後生如不得立而後立故長松之姿自別於寒歲仁人之烈必樹於窮年若先生之少孤居約母夫人之峻節終遂人也亦天也天人相感之際君子畏焉人皆知善之可爲

而爲之矣或非久而更或遲之又久而卒更今積之數十年不變以至於沒身人皆欲其子之貴且富爲里巷光寵今旣凍餒其身幽愁其心以畢其世復教其子以善養一切屏世資樂其所樂可謂空谷足音絕無而僅有其有關於風教匪淺予故不禁流連樂道而敬書之非爲先生母子書也爲天下後世凡爲人母爲人子者書也

書彭太君教育

彭治庚子

古今之稱爲孝子者莫過於孟子稱親之賢者  
莫過於孟母乃孟子當日則終身布衣初未嘗  
有鼎簋之養以奉朝夕亦未嘗有殊絕之號以  
侈聞譽徒以繫籍聖賢稱詩書而說仁義乃使  
萬世之下讀其書者尊之爲聖賢而尤尊夫聖  
賢之所自出者由此觀之則君子之所當致於  
親者蓋可思已關中之有二曲先生爲真儒領  
袖巋然以道德名世者也予嘗慨夫濊洛關閩

之傳自陽明近谿之後而剝蝕殆盡先生生於百六七十之後起而續之篤信謹守富貴淫之不爲溺異說亂之不爲搢紳毀攻之不爲恤卒使絕學旣湮而復振大道已晦而復昭藉非有先生之賢而何以至此藉非有太君持身如玉愛子若珠之賢而先生何以至此今先生年未四旬而學已追乎古人名已走於海內任道擔當力振絕緒識者以爲有孟子之風與陽明近谿諸君子共爲當世之學者所師且使天下

後世之人讀其書而皆稱之皆歎之曰二曲先生之賢也由其有賢母而乃以有成也則其所  
以報太君之苦節盡顯揚之子職者不亦大且  
遠乎以視夫世俗之人奉溫飽於一朝誇聲稱  
於晷刻其爲輕重當必有辨之者矣

涇原梁聯馨撰

一曲集卷之二十五終

一曲集卷之二十六

家乘

富平門下晚學惠靈嗣彙輯

賢母祠記

嗚呼此二曲徵君李先生賢母彭太君之祠也蓋今  
上御極之十一載用勲舊作厲名特召我燕臺鄂公  
錫節鉞俾專制陝以西事天子曰都朕唯錫豐爲  
中原上游地被山帶河其人慷慨填直多孝子忠臣  
烈夫貞婦自昔理學鴻獻若橫渠藍田高陵典型在

聖肆子命汝保釐茲土其尙敷文教重彝倫顯幽發  
隱尊儒崇道以成至治汝往欽哉公拜稽首曰君  
令臣共古之制也敢不竭其股肱於是 陛辭就道  
車轍所至卽問民疾苦禮賢下士爲急旣入關進藩  
臬郡守群牧諸侯而諮之曰關中古名天府聖賢代  
興比者士鮮實修正學榛莽 聖天子銳意旁求皇  
野卜巖不遑夙夜百二河山寧無真儒崛起以當表  
率者僉曰於唯終南太乙之間有二曲先生焉其人  
乎其人乎 公曰可得聞與僉曰先生少凶孤唯與



母居蔬食蓬戶歷歲經年迫寒窮暮雨雪盈門不火  
且或累月母訓先生唯若父慷慨國仇捐軀赴難唯  
若母寒燈冷月飲血茹冰唯若篤志好學不以困苦  
饑寒易厥志唯若秉道持躬不以紛華膏腴亂其中  
余終食貧以死余或有子余目實與公曰於隱哉  
先生且胡爲者僉曰先生傷母之苦聖賢自命映雪  
囊螢下帷稽古遠邈六經以及諸子史記百家緯文  
步典靡不甄極浩渺與博宏通而出入新建根極紫  
陽良知誠意遠接尼山方岳之衆始疑旣信今且望

室廬而負笈固不啻鹿洞鵝湖也。公曰俞允若時  
陋余不穀其敢以軒車臨君子聲應氣求或有藉乎  
於是僉以學憲鍾公暨咸寧郭侯請捧書束帛往聘  
三往而後至奉詣關中書院自公以下至泯庶皂  
隸悉授學焉未幾且疏先生於朝曰以人事君人臣  
之義臣愚伏見鑿屋隱士李暉少遭孤苦奉母讀書  
不求仕進且四十年學爲帝師道足王佑若蒙侍從  
之間必有沃心之助。天子曰都其爲朕左右之  
命下徵書及門先生以疾辭疏凡數上。天子曰母

其令所在有司具蒲輪車俾力疾就塗以副朕任用  
求賢之意先生哉聞命泣下數行曰嗚呼願實迂  
疎寡學問安敢以虛聲勞世主側席願願有母泣  
血數十年歷人世未有奇苦故願讀書識字欲望成  
人而抱病以歿傷哉貧也生無以爲養而無以爲禮  
也笑笑天地願實罪人且願年垂五十憂患之餘疾  
病日篤忘親不孝忘艱苦之親而以衰暮殘疲貪榮  
競進寧唯臣孝弱且不忠不孝不忠不孝帝且安用  
之遂伏首流涕終以疾謝不起公愴然曰孝哉先

生賢哉母也非先生罔克報厥母非母無以有先生  
昔者鄒孟氏學既成游事齊梁以仁義道德之說著  
書立教闡揚朱墨翟以正人心韓愈推之至謂功不  
在禹下迄今與孔子并稱抑知其初皆慈母三遷之  
力乎今先生待後守先淵源濂洛卓然爲一代大儒  
是不可忘其所自也遂出俸金自爲先生之母祠而  
因郭侯與先生言命記於左輔命陽康乃心乃心於  
郭侯時從之游爲門下士其在先生辱一日知且謬  
相愛也義弗可辭然往者語水 鍾公來校秦士亦

以郭侯言知先生有母爲立石墓側大書曰賢母彭氏之墓今又祠之崇德之事篤矣遂載拜稽首爲之誌而繫以詩鄂公諱善字某鍾公諱朗字玉行郭侯諱傳芳字九芝臨文備書不諱義取有徵也

詩曰

雍秦輿區	列聖所都	歷季五百	必有名儒
萬疊終南	其高維嶽	太白之精	金氣潔確
篤生異人	風雨一廬	懷抱九州	墳典洛書
賢母食貧	三遷訓子	歲時哀傷	所繼唯死

兒歌出石

母竈無烟

簷荒日短

何彼蒼天

巍巍我公

忠孝文武

帝命保釐

以安西土

夫廉婦義

河華之風

空同問道

載訪雲中

既拜於朝

顯茲岩穴

帝念長沙

前席欲折

先生惘然

遜世居貞

兒榮母瘁

鳴咽吞聲

偉矣我公

祠崇聖善

類錫孝思

以風寓縣

悠悠下里

古曰莘疆

徽音三代

涓埃洽陽

哲后之墟

或殊教化

紀越百千

猶存殷夏

陋余小子

獲沐河汾

縱橫海岳

未喪遺文

載筆泐詩 鄒原似續 永式人倫 山水之曲  
康熙十有二年歲次癸丑八月朔

邵陽後學康乃心撰

賢母祠記

賢母者蓋屋李二曲先生之母也維母有祠秦之當道既爲表其墓而復祠以祠之追芳于孟母事甚烈珂鳴不敏家于吳仕于燕不能抵函關禮母于祠下顧安能從聞風景慕之餘載筆而誌母之遺徽以徵信于後世竊附史官之名以垂不朽願予于先生講道則有素矣往者武林駱公鍾麟來守毘陵郡駱公固舊爲蓋屋令其得先生者不儼如武城之賢澹臺也爲予稱述甚殷心竊嚮往焉未逾年而先生道南



駱公敦禮而延至于郡吾鄉薦紳先生景行甚衆後學之從遊者踵相接予因與先生論道其于學無所不窺而制行甚嚴獨以孝爲制行之原叙其生平先生誠孝子也篤于事母先生得母教以成大儒母得先生而賢益彰母姓彭氏少嫻內則淑範著于里歸太翁信吾先生能勗且以成夫子令名卒以寇變倡義援襄城歿于行陣母矢節將從地下而先生方少藐焉遺孤非母誰爲撫者于是誓柏舟茹荼集蓼二十餘年而先生能承母訓學純道尊不止名震關

西而游以內並傳爲儒宗里之士民僉曰微彭母教  
烏能臻此請于邑令駱公詳于郡達于監司式閭而  
表之迨母以節壽終督學鍾公朗旌于墓門總督鄂  
公爲捐俸以建祠肖像于中遠近瞻禮義風凜然其  
祠之規制鳩工之月日別有述載將垂之邑乘行可  
登之國史母之賢與先生之孝並傳矣而先生之望  
所最重者 聖天子詔舉山林隱逸督撫交章上于  
朝先生以疾辭 天子重先生再詔力疾以副旁求  
先生終不應召迨舉博學宏詞充史館天下謂必得

先生可光盛典徵書下郡屢辟亦不就 當宁甚高

其義蓋先生之志惟守母祠以終而講學明道四方  
赴函丈者日益聚其榮于廡仕遠矣嗚呼當世之士  
其能輕富貴而重道義守孺慕終身不變者詎易言  
哉孔孟之心印講學風微聖道如綫而能慨然自任  
為真儒以思紹述又詎易言哉予弟發祥向于毘陵  
從先生問字先生許列于弟子特走京師將馳秦中  
趨侍先生教以大闢宗風格于問際未遂厥志以予  
不文之言為賢母記記母之賢非記祠之制也異母

以備採風則忝史職矣

特賜進士出身翰林院侍讀吳珂鳴拜手敬識

賢母祠記

天下母之能慈子之能孝人情之同也然慈孝同而為其時之所易與為其時之所難則大有辨今之母甘苦節而撫遺孤者多有苟竭其志力不墮厥宗斯幸矣又其上者教其子顯身揚名奕奕然旌異其宅里稱述于學士大夫之文章抑又幸矣顧獨惜其視慈孝之道如是而遂止而於聖賢之所謂大且難者無闕焉此則賢母祠之作所由獨為教於天下也崇禎壬午盤屋信吾李公赴義襄城歿於王事遺孤二

曲先生方稱四壁非有奇窮無依賢母彭太君誓賦  
栢舟鬻雪纒蕭以十指緝統資先生晝夜讀或勉以  
制義太君不應曰吾兒但令讀書明理師法古人足  
矣決科規利非吾志也况吾夫處軀絕脰久已化碧  
沙場吾獨何心忍復以庸庸富貴易吾兒哉先生以  
是一意潛修艱危百折卒底於成躬任綱常名教之  
重爲世儒宗今 天子寤寐先生之賢溫綸屢召先  
生守母志益堅謝病不出高風偉節足以廉頑立懦  
海內學士大夫莫不仰慕咸曰先生之賢山其有賢

母以成之也總督郭公以其有關風教遂捐俸特建  
賢母祠以祀不日節母而曰賢母從其大也嗟乎以  
子所聞陵母知興嬰母知廢司馬氏書之以爲古賢  
智莫加焉若以李母視之則知興知廢亦不過曉暢  
於功名之時數而已其於聖賢之大誼蔑如也吾于  
是重嘆李母之賢非陵嬰之母比也其爲百世祀也  
宜哉記旣成復系歌詞一章貽祝史歌以侑母辭曰  
維石樓之鬱確兮桐則有枝伊丹穴之曲盤兮鳳則  
有儀母維是子兮子維母遺編大道之蕩直兮是訓

是毗矢名山而偕隱兮處窮阨而不疑景巍祠之崇  
闕兮儼神霧之與栖載雲旂之晚晚兮抗霞佩之軒  
如春流濯而湘濛兮秋水澆以陳薇籍禮官而秩典  
兮庶顛位之來思嗚呼非是母不成是子兮是足以  
教天下之止孝與止慈

毘陵後學陳世祉頌首拜撰



賢母祠記

賢母姓彭氏陝西西安府藍屋縣死義士信吾李公之婦徵君二曲先生之母也當崇禎時流寇犯襄城信吾公借義勇五千戰歿時先生方幼家貧甚無一椽寸土之遺母屈十指以供晨夕刻自磨勵教先生以須厥成稍長或勸之給事縣庭或曰盍備作可得直以供母母皆不之聽惟課以讀書明理不令習制舉業故先生力爲大儒凡夫人性命之微靡弗洞徹當聖學榛蕪之日而身肩濂洛關閩之傳非賢母

教之有素曷克臻此吾由是而嘆母之賢爲不可及也夫世之矢節者有矣矢節而教其子者亦有矣或者衣食饒足身處太平栢舟之操事無中變然且鶉聲燈影苦雨凄風不無心動况窶貧如此耶若夫教子讀書蔚爲公輔之器一旦身名顯赫旌麾導前騶騎擁後美輪奐羅鍾鼓珥貂佩玉拜起奉觴上壽于前以大暢其夙昔孤鬱窮愁之氣此亦凡爲母者之所願而子能如是實亦母道之成也今願異于是者何哉昔尹母有言吾願子以善養不願子以祿養程

予稱之曰賢哉母也蓋歷宋明七百餘年于今爲  
烈矣近日徵書爨下督撫州縣飛檄造廬迫促就道  
而先生堅臥不起有金華四子之風焉非賢母之遺  
教使然與夫德足以風厲後人與勤于王事宜載祀  
典襄城令張君某旣祀信吾公于義林總督郭公某  
捐俸建祠于其鄉以祀賢母祠爲堂三楹肖像于中  
二門大門次第畢舉祠成築石以俟徵君數千里書  
來徵記特爲記之而侑之以詩俾歌以祀焉其辭曰  
乾坤翻覆兮日月晝暝義士死忠兮賢母繼之以堅

貞凜冰檠之清操兮歲序登更審銜勒于周行兮其  
意孤行越時俗之恒軌兮提至道之權衡教子成大  
儒兮丕振厥聲續古賢之墜緒兮垂不朽之榮名婦  
道母道兼以有赫兮遠騫鸞而上征御徽音于夙昔  
兮來下土之褰旌蘭櫟桂棟兮建靈輿而薦芳藿鳴  
饒籥舞兮鼓瑟吹笙儼美牆之式臨兮悅剡剡其將  
迎千秋萬世兮祀事孔明

武進古迂氏張

伺拜撰

增修賢母祠紀畧

蓋邑西郊有賢母祠總督鄂公爲二曲先生母彭太  
君建也公以太君之賢有關風化捐俸購基建正庭  
三楹門房三楹繪像於中祀以風世久之垣墉傾圮  
董郡伯講紹孔晉謁見廟貌弗肅遂捐俸壹百貳拾  
金檄高邑丞鳩工葺修易以塑像庭前構捲棚三楹  
門外豎坊規模煥然改觀余聞而嘉之夫表貞賢以  
勵風化乃司風教者之責而近世有風教之責者錢  
穀簿書之外多忽風化今郡伯於風化所關舉措如

斯得敷治之本矣然非太君之賢深有以服其心亦未必悉心悉力一至於斯也蓋太君矢志守貞歷人世未有之艱九死靡悔正誼廸子出尊常功利之外曠代僅見學士大夫以及田夫牧豎無不聞風興感歎未曾有論者謂蓋邑之有李母猶鄒邑之有孟母後先一揆卓然兩絕千古並有補於世教則飭祠崇奉誠有光於祀典以故毅然爲之惟恐後敦懿好闡閨範彌頹俗一舉而數善備焉鄂督不獨專美於前矣二曲先生道德風節爲世儀表海內仰若泰山北

斗祥麟瑞鳳余傾慕有年深以弗獲親炙爲平生一大憾茲太君祠宇之成以老且病又弗獲間關瞻禮愈滋余愧故不揣不斐書其槩聊識嚮往若夫太君懿行之詳自有諸名公之原記在無俟余贅  
康熙二十六年歲次丁卯仲春朔

古藹魏象龍頌首拜撰

賢母贊

瘁狀其容淵狀其蘊爰育高賢聖學日奮經諸艱數  
厥操彌峻以爲善養處之無間史傳孟母昭垂懿訓  
李母之德方茲曷遜

盛京鄂善總督

坤元正氣秉德直方艱貞百折不變吾常良人赴義  
憫孤未亡冬夜夏日飽歷水霜與其同穴寧若同堂  
教子以義實大聲張遠適歸仁奔走冠裳屢辭

徵聘百代之光敬吊祠下孝子涕滂載瞻遺容肅肅

二曲集

卷二十六

家乘

五



洋洋夫義婦貞節義成雙生榮死哀孟母同芳

○百七十五

河汾後學賈 魁

岳瀆鍾靈篤生賢母德邵遇艱百六陽九早奪所天  
爰喪厥偶懷中呱呱爲此貞守子貞一乃至成立  
愛而能勞古學是汲敏求勿替薪水罔給樂饑忍寒  
三旬九食是母是子有大過人不在溫飽德濶其身  
母雖長往祠祀千春永配孟仇俎豆常新

延陵後學張 孺

賢母賦 并序

賢母者關中李二曲先生之母彭太夫人也先生  
抱道隱居累微不出太夫人盛年矢志完節而終  
業經 當事表章建祠崇祀 昌言 末學小生伏處  
江左不勝仰止之私敬執筆而爲之賦

世稱關西之夫子兮曰二曲之先生仰高名之如斗  
山兮爲正學之干城誰謂芝蘭之無根源兮有賢母  
而氏彭母雖生於寒素兮乃淑德之性成連結禱而  
于歸兮甘井白之辛勤慕廡下之舉案兮效隴頭之

儘耕夫何伯爲邦桀兮爰執爿而長征丁有明之末  
造兮值中原之如沸美謂當馘黃巾而誅白馬兮覓  
封侯之顯榮豈逆賊之賜張兮據汴洛而縱橫五千  
人之同日死兮屍狼籍而拄撐悲壯士之不復返兮  
泣黃河之水聲聞中間而慟絕兮擬相從乎九京顧  
藐孤於膝下兮畱一綫之宗祚嗚呼黨之可依兮嗟  
門戶之伶仃鮮立椎之憑藉兮何升斗之餘羸冬無  
絮以禦寒兮晨裂膚而不驚夏無席以安寢兮宵漬  
汗而猶寧土銜過午而無煙兮華門終日而常扃風

瑟瑟以入幃兮雨蕭蕭而濕楹  
手詎釋夫刀尺兮影  
獨弔此寒檠勉含飴而淚雜兮  
看鸛乳而血并鄰媪  
憐而競諷兮君自苦而誰明  
儻隱忍而改度兮奚凍  
餒而營營毋聞言而掩涕兮  
誓九死以不更相孤鸞  
之罷舞兮聽獨雁之哀鳴  
彼禽鳥猶念其匹兮矧人  
之伉儷而無情悞呱呱之  
未成立兮今余舍此其安  
行縱舉世之莫吾知兮  
余固無求乎此名撫厥孤之  
漸長兮羨頭角之崢嶸  
聿以母而兼父兮維義方之  
是程既鳴機而伴夜讀兮  
亦晝荻而趣晨興美斯人

之爲賢士兮志道德而薄公卿元纁爛其克篚兮白  
璧燦而盈庭肯將吾身之蘿薜兮易夫當世之簪纓  
喜有母之偕隱兮同樂道而安貧誠菽水之盡具歡  
兮又何美乎鼎烹偉勁節之久而彌彰兮將以達夫  
九閭胡濫焉而長逝兮惜盛典之未膺構祠宇之崔  
巍兮表綽楔之嶙峋上以報母之節兮下亦以勉子  
之誠世無物而不敵兮惟節義爲常存視鳳翹與象  
服兮誠何重而何輕兮詎無尹媪與姬姜兮孰芳名  
之敢爭比南山而節峻兮方渭水而風清邁斯祠而

下車兮感肅謁而心欽匪是子之孝且賢兮亦烏知  
是母之艱貞

毘陵後學楊昌言

二曲集

卷二十六

家乘

六

賢母祠詩

國步晚茫茫疾風搖百草李氏有寡妻不隨天地老  
丈夫志四方百戰塗肝腦脫身伴侶回有信無書藁  
慟哭高山崩竟繞何城堡戒性義所甘回頭念襁褓  
失此乳下兒九原候厥考憐里憫饑寒相勸二三媪  
自適李氏盧萬苦鮮一好糟糠視有無冬煖缺綦縞  
夙昔美紅顏幾時色枯槁徹貧痛留遺守此殊難保  
歷歷富家姬節義棄如塼總帳冷風飄偕行被錦襖  
而子委巷人幽貞孰與道血泣謝隆情之死無懊惱

撫此黃口孤詩書事探討東舍擇肉肥那復羞臺息  
西室業箭工貿者競猶寶教字不堪餐相觀等海棗  
天人久乃定與善未顛倒高名動海隅徵辟思偉抱  
曠代起鴻儒生成兩誰造巋然賢母祠西日照杲杲

延陵董大雄